



百部长篇小说文库

精粹普及本



好 迷 传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百部长篇小说文庫



主编：刘以林

好逑传

著者：〔清〕名教中人

缩编：蒋家举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

总 序

人生迢迢时光中，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。

古人云：朝日初出，苍苍凉凉，澡头面，裹巾帻，进盘殄，嚼杨木，诸事甫毕，起问可中，中已久矣！中前如此，中后可知。一日如此，三万六千日何有？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，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，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，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。巍巍乎天生百物矣，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，衍为此百部长篇，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，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。

在一切文艺作品中，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，唯其道法自然、现实与意识，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，其磅礴、包容、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，不论我们为工、为农、为兵、为官、为学、为商，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，只要开卷一阅，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，准会一任松林来到

案头，百鸟飞临窗口，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。只是，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，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，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，一般读者也难卒读。鉴此，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，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，撮其精华，保其意韵，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，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。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，余为外国小说，以小说的品质而言，皆为卓世极品。

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，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，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。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，虽仅百部，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，如百条河、百座山、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，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，而且永远。读小说是好的，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。

刘以林

1997 年 7 月，北京

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

简 介

《好逑传》又名《侠义风月传》，是明末清初的人情小说。作者署名名教中人，但其真实姓名不详，大约为清初人。

全书分十八回，叙写了铁中玉和水冰心的恋爱故事。有一叫铁中玉的青年，是御史铁英之子，不但人品极优，容貌俊美，而且心地刚直，是一侠义之士。他游学山东的时候，适有水居一之女水冰心，是一才色兼备的佳人，为太学士之子过其祖以结婚相逼，因为不肯，遂设种种奸计以迫害之。铁中玉以侠义之心救助了冰心，却遭过公子毒害，水冰心不避嫌疑而迎其到家养病。缘此两人相思恋爱，遂结了婚，但还未曾同居。过其祖以其事诬为私通，以为若不论罪，实有伤风教，乃托某御史上奏于天子。天子使皇后检查水冰心的身体，证明确是处女，诬告者遂被责罚而铁中玉与水冰心遂重举行花烛典礼。全书叙写恋爱故事，有宣扬封建名教、鼓吹程朱理学的倾向，但其中也略有批判现实的描写。全文语言比较流畅，结构紧凑。

前朝北直隶大名府，有一个秀才，姓铁，名中玉，甚生得丰姿俊秀。他虽人生得秀美，但性子十分执拗。又有几分膂力，有不如意，就要使气动粗。倘或交接富贵朋友，一味冷淡。若是遇着贫交知己，便终日欢然。更有一段好处，人若缓急求他，便慨然周济；若是谀言谄媚，他却只当不曾听见。所以人多感激他，又都不敢无故亲近他。

父亲叫做铁英，为人忠直，官居御史，赫赫有敢谏之名。母亲石氏，随父在任。因铁公子见事敢作敢为，恐怕招愆，所以留在家下。每日只闭户读书、独酌陶情。有兴时，便看山玩水而已。十五六岁时，父母要与他结亲，他因而道：“孩儿

素不喜俗偶，倘造次成婚，苟非淑女，勉强则伤性，去之又伤伦，安可轻议？望二大人少宽其期，以图选择。”父母见他说得有理，便因循下来。故至今年将二十，尚未有配。

一日，在家饮酒读书，忽读到比干谏而死，因想道：“为臣尽忠，也须有些权术。若一味耿直，不但事不能济，至于杀身，虽忠何益？”又想道：“我父亲官居言路，赋性骨鲠，不知机变。”一时忧上心来，便恨不得飞到父亲面前，苦劝一番，遂无情无绪，彷徨了一夜。

到次日，天才微明，就起来叫人收拾了行李，备了马匹。只叫一个贴身伏侍的童子小丹跟随，竟自进京去定省父母。

铁公子忙步进京，贪着行路，不觉错过宿头。天色渐昏，只得转入一乡村来借住。此时铁公子心慌，就近便在村口一家下了马。只见走出一个老婆子问道：“相公莫非要去韦相公，不认得他家，要问我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我是要进京，错过了宿头，要借住的。”老婆子道：“若要借住，不打紧。”遂叫他将马牵到后面去喂，又请铁公子到一间草屋去坐，又一面烧了茶，请铁公子吃。

铁公子吃着茶，问道：“你方才猜我是来看韦

相公的，这韦相公却是何人？又有何事，人来看他？”老婆子道：“相公，我这地方原不叫韦村，只因昔年出过一个韦尚书，他家人丁最盛，故此才叫做韦村。过了数十年，这韦姓竟败落了。不料近日风水又转了，忽生了一个韦相公来，才十六七岁，就中了秀才，又许了一头亲事，只尚不曾娶得。数日前，忽有一个富豪大官府，看见他妻子貌美，定要娶他。他父母不肯，那官府竟强叫人将女子抬了回去。前人有报知韦相公，他急急进京去访问。不期访了一日，不但妻子，连他丈父、父母也没个影儿。欲告状，又没个指实见证；况对头又是个大官府，他如何理论得过？今日竟去长溪投水。他母亲急了，央邻人去赶，连我家老官儿也央去了。故此相公方才来，我只道是他的好友，来看他的。”

正说不了，只听得门外人声嚷嚷。二人忙走出来看，只见许多人，围护着一个青衣少年，掩面哭了过去。老婆子见他老官儿也同着走，因叫他回来，说家里有客人。老官儿听见叫，忙走了回来。老婆子问：“难道就没一个人看见韦相公妻子被抢了去？”老官儿道：“怎的没人看见？只是没人敢多嘴。”

铁公子听了，冷笑道：“你们乡下人，怎这般胆小没义气？只怕还是没人知道消息，才说这宽话儿。”老儿道：“莫说别人，就是我也知道。说起来这个对头，是世代公侯，朝廷特赐他一所‘养闲堂’，闲人不许擅入。前日我侄儿在城中卖草，亲眼看见他将这女子藏了进去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既有人看见，何不报知韦相公，叫他去寻？”老儿道：“报他有何用？”铁公子道：“这‘养闲堂’在何处？”老儿道：“在齐化门外。”说完，老婆子请铁公子去吃夜饭。铁公子吃完，就叫小丹铺开行李，草草睡了一夜。

到了次日起来，铁公子吃了早饭，谢别了主人，遂出大路而行。

铁公子才走不到二三里，只见昨晚看见的那个青衣少年，在前面大哭。铁公子忙赶到前面，跳下马来道：“韦兄，不必过伤。这等小事都包在我小弟身上，管取玉人归赵。”因又问了韦相公的姓名，今日将欲何往。那少年道：“小弟韦佩，今不幸遭此强暴劫夺之祸，欲要自尽，又奈寡母在堂；欲待隐忍了，又情实不甘。因做了一张揭帖，今欲进京，拚了这条性命去告他。”因在袖中取出揭帖，递于铁公子看。

铁公子接了揭帖一看，方知他丈人也是秀才，叫做韩愿，抢他妻子的是大夫侯，因说道：“此揭帖做得尽情耸听，然事关勋爵，须进呈御鉴，方有用处。吾兄自递，未免空费气力；若是付与小弟带去，或别有妙用。”说罢，将揭帖拢入袖中，把手一拱，竟上马带着小丹，匆匆去了。

铁公子一路趲行，日才过午，就到了京城。心下打算将这揭帖与父亲商量，再作计较。不期到了私衙门前，一个衙役也不见，心下暗惊，慌忙下马来到了堂上，也不见吏人守候，愈加着忙。再走入内宅，内宅门却是关的，忙叫了几声，内里家人认得声音，开了门迎着叫道：“不好了！老爷前日上本，伤触了朝廷，今已拿下狱去了。”铁公子听了，忙走入内房。母亲石夫人忽看见，忙扯着衫袖大哭。铁公子自先已着急，又见母亲大哭，忙勉强安慰母亲，又问父亲为何触犯了朝廷。

石夫人方细细说道：“数日前你父亲朝罢回家，半路忽撞见两个老夫妻，拦着马头叫屈。他说他是个生员，叫韩愿。他有个女儿，已经许嫁与人，尚未娶去。忽大夫侯要讨他作妾。这生员抵死不从，那大夫侯竟叫人将他女儿抢了去。你父亲听了，立刻就上了一疏，参劾大夫侯。这贼

侯奸恶异常，竟将韩愿夫妻捉了去，并这女子藏了起来。及圣旨下来，着刑部审问，竟没有对头。大夫侯转奏一本，说你父亲毁谤功臣，欺诳君上。圣上恼了，竟将你父亲拿下狱来定罪。”

铁公子听完，方定了心，喜说道：“若父亲造捏假名，故入人罪，便是欺君；若韩愿并他妻女，明明有人，怎么叫做欺君？此三人，孩儿已知踪迹，包管手到擒来。”

石夫人听了喜道：“快吃了饭，到狱中通知你父亲，免他愁烦。”铁公子吃了饭，换了青衣小帽，又到书房写了一道本，又叫母亲取出御史的关防夹带了，又将韦佩的揭帖，也包在一处袖了，方带着家人，到刑部狱中来看父亲。

铁公子到了狱中，狱官知是御史公子，忙引入内里一个小轩里与他父亲相见。

铁御史突然看见，忙惊问道：“你不在家修炼学业，却到这里来做甚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孩儿闻父有事在身，安敢不来？”铁御史道：“你来也无益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谏臣言事，亦当料可言则言，不可言则不言，以期于事有济。若不管事之济否，只以敢言为尽心以塞责，岂朝廷设立言官之本意耶？”铁御史道：“谏臣言事，自望事成，谁知奸

人诡计百出。就如我今日之事，明明遇韩愿夫妻叫冤，我方上疏，何期圣旨着刑部拿来，而韩家夫妻已被奸人藏过，转坐罪于我。事出意外，谁能预知？”

铁公子道：“事虽不能预知，今日祸已临身，大人奈何安坐图圉，任听奸人陷害？”铁御史道：“我岂安坐图圉！也是出于无奈。原告已被藏匿，叫我如何料理？”铁公子道：“何不寻他踪影？但刑部党护奸侯，自不用力。大人宜急请旨自捕，方能完事。”铁御史道：“请旨何难，但恐请了旨无处捕人，岂不又添了一罪？”铁公子道：“韩愿妻女三人踪迹，孩儿已访知详细，但干涉禁地，必须请旨去拿。”铁御史道：“我也曾托相好同官，着精细捕人，四路缉访，并无一点风声。你才到京，就能访得的确？”铁公子看四下无人，遂将遇见韦佩并老儿传言之事说了一遍，又取出韦佩的揭帖与铁御史看。

铁御史看了揭帖，喜道：“待我亲写一本，汝回去取关防来，以便好上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本章孩儿已写好，关防已带在此，只消大人看过，若不改，便可上了。”铁御史看了，大喜道：“此表真切详明，深合我意，不消改了。”一面封好，一面

就烦请狱官代上。狱官不敢推辞，只得领命到通政司去达上。

铁御史依了铁公子，上疏请旨自捕，在狱中候不得两日，早颁下一道密旨到狱中来。铁御史接着，暗暗打开，见是准了他的本，即命他自捕，满心欢喜。因排起香案来，谢过了圣旨，仍旧将圣旨封好，不许人见。因自想到：“圣旨虽准，只愁捉不出人来，岂不又添一罪，又将奈何？”就与铁公子商量，要出狱往捕。铁公子道：“大人且慢。大人一出狱，便招摇耳目，要惊动了大夫侯，使他提防。莫若大人再少坐片时，待孩儿悄悄出去，打开了‘养闲堂’，捉出了韩愿妻女等人，报知大人，然后大人飞马来宣旨拿人，方万全也。”铁御史点头道：“是。”因将密旨藏好，又嘱狱官勿言。暗暗吩咐铁公子道：“此行务要小心！”

铁公子悄悄走回私衙，与母亲说知，又取出小时用的铜锤来，带着防身。又暗暗传呼了一二十个能事的衙役，远远跟随。他换了一身武服，外面仍罩儒衣，骑了一匹白马，只叫小丹跟随，慢慢走出齐化门来，并不使一人知觉。

出了城门，放开轡头，霎时间就望见了一所

大宅院，十分富丽。铁公子心知是了，遂远远下了马，慢慢踱到跟前，只见两边是两座牌坊，牌坊中间，却是三个虎座门楼，门楼上直立一匾，上写“钦赐养闲”四个金字。门楼下三座门俱紧闭。

铁公子见没有人出入，心下想到侧首肯定有旁门。因沿着一带高墙，转过一条横街，果见一座小门楼，两扇朱门，却也闭着。门楼两旁，有门房，许多家人在内看守。

铁公子知道有些诧异，及回身走到小丹牵马所在，脱去儒衣，手提铜锤，翻身上马，吩咐小丹招呼众捕役，然后一瞥头跑到门楼前，跳下马，手执铜锤，大叫奉圣旨要见大夫侯。家人道：“老爷不在府中，不敢开门；就是开了门，爷也不敢进去。”铁公子听了大怒，走近前，举起铜锤，将大锁并铜环打落在地下。铁公子见门开，大步径往里走。家人飞一般跑进去报信。

原来这大夫侯将韩愿妻女一并抢来，藏在“养闲堂”内，每日备酒醴相求，谁知韩愿一味执拗。这日急了，叫人将韩愿捆起来用刑拷打。忽管门的四五个人一齐乱跑进来，乱嚷外面一少年武将，一锤将门锁打落，如今将到堂了。大夫侯大惊，正打算走入后厅，铁公子大踏步赶到堂前。

大夫侯躲避不及，被铁公子一把紧紧提住。铁公子道：“此乃朝廷钦赐养闲禁地，不是有司衙门，阶下受刑的，却是甚人？”大夫侯硬着胆谎称自治家人。

韩愿早在阶下喊叫：“生员韩愿，不是家人，求将军救命！”铁公子听说是韩愿，心先安了。此时小丹已赶到，铁公子将嘴一努，小丹忙跑出门外，一面招集衙役拥入，一面飞马去报铁御史。

铁公子问韩愿：“既称含冤负屈，为何却躲避在此？”韩愿哭道：“生员小女被恶侯抢劫，生员夫妻也被捉到此处。”并告诉铁公子他老妻屈氏，拘禁在后厅厢房中；小女湘弦，秘藏在内阁楼上。铁公子大怒，指挥捕役，押韩愿入内拿人。

众家人闻知主人被捉，赶来救护，又不敢上前。大夫侯一班相厚的侯伯，知此信，都赶来探问。及见大夫侯狼狈不堪，因上前解劝。铁公子道：“奉圣上密旨拿人耳！”众侯伯吩咐排下香案，请铁公子宣读圣旨。

大夫侯见众侯伯人多胆壮，因道：“他不是有司捕役，又不是朝廷校尉，如何得奉圣旨？全仗诸公助我一臂，快报府县，说强人白昼劫杀。”众侯伯对铁公子道：“若果有圣旨，不妨开读；倘系

谎词，定获重罪。莫若说出真情，快快低首阶前，待我等与你消释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他党羽如此之众，倘宣了旨意，他恃强作变，岂不费力？他既报府县，且待府县来时宣读。”

不一时，大兴知县来了；又不多时，顺天府推官也来了，但真假一时难辨，因吩咐快排香案。不一时，堂中间焚起一炉好香，点起一对明烛。推官催铁公子宣读圣旨。这时，左右来报，铁御史老爷门前下马了。只见铁御史手捧一个黄包袱，走上堂来，取出圣旨，执在手中。铁御史见众侯伯并推官、知县都在这里，因看着推官道：“圣上有一道严旨，烦为一宣。”铁御史走到香案前，与大夬侯一同跪下。

读完了圣旨，铁御史谢过恩，就吩咐铁公子带众捕役，押韩愿入内去搜。

众人走到内厅，早闻得隐隐哭声。铁公子又是一锤，将厅旁厢房门打开，屈氏蓬着头走出来，听韩愿说女儿不曾死，奔到内阁楼上，扶了女儿下来，同铁公子并众捕役一同出来。到了前堂，韩愿带妻女跪在铁御史面前拜谢不已。铁御史派大兴知县将一家三人押到刑部，又请推官送大夬侯至法司，自己起身上马而去。回到狱中，即将在

“养闲堂”搜人，押送法司之事，细细写了一本，顿时奏上。到次早，铁御史得了旨出狱。

自圣旨下后，满京城皆相传铁公子救人之事，争欲识其面，拜访请交者，朝夕不绝。

惟铁御史反以为忧，每对铁公子道：“天道最忌满盈，祸福每相倚伏。你声名渐高，结交渐广，皆招惹是非之端。莫若借游学之名，远远避去。”

铁公子不能放心父亲。经铁御史再三劝说，又见来访者愈多，因拜辞父母，径回大名府去。

铁公子到了家中，不期大名府也尽知救人之事，不独亲友殷勤，连府县也十分尊仰他。铁公子在家暂住月余，遂收拾行李，只带小丹出门游学。

铁公子遵父命，出门游学，叫小丹雇了一匹蹇驴，径往山东而来。

山东济南府历城县，有一乡宦，姓水名居一，居官兵部侍郎，为人任气敢为，年将望六，夫人亡过，只遗一女，名唤冰心，生得一貌秋花，柔弱轻盈。闲处闺中，就像连罗绮也无力能胜，及至临事作为，却又有才有胆。水居一在京中做官，一应家事，都付他料理，所以延至一十七岁，尚